



# 灶台上的酸菜鱼香

□ 砺刀石

每当我想起乡下的老屋,就想起老屋里灶台的酸菜鱼香。

我的老家在一个僻远的小山村,尽管老屋简陋却充满着温馨。每到下雨天,瓦檐垂落的雨珠,在青石板上敲出细碎声响。父亲总会将蓑衣往肩头一披,拎起竹篾编就的撮箕、竹筛,挎着笆篓,大步迈向田坎。那时的乡村都是望天吃饭。雨不但滋润着农和庄稼,还让鱼儿在浑浊的田水活蹦乱跳,有些鱼还会顺着田角缺口打着旋儿往外跑。这是捕鱼的好机会,父亲把撮箕往缺口一放,随手扯把野草、捡几块石子压住边缘。

那时我总爱踩着父亲的脚印跟在后头,看他沾满泥浆的裤腿在田埂上拖出歪歪扭扭的印子。雨水顺着斗笠边连成晶莹的帘子,父亲头也不抬,一把拽住我胳膊:“快些回去,等雨小了再来收鱼。”等再回田坎时,撮箕沉甸甸地直往下坠,里面有大大小小的鲫鱼、鲤鱼,偶尔还能兜到泥鳅和黄鳝。父亲把这些活物一股脑倒进笆篓,直起腰冲我咧嘴笑:“走,回去整鱼吃!”

厨房的泥灶灰扑扑的,父亲用火钳往灶膛掏两下,就挖出个凹槽。干枯的笋壳、竹叶、谷草,在他布满老茧的手里三两下拧成草把子。“嗞”地擦燃洋火,火苗腾地蹿起来,把石头墙上父亲的影子映得忽明忽暗。铁锅里的菜籽油刚冒青烟,剖好的鱼一下去,“刺啦”声惊得我缩着脖子往后

躲。金黄的油花裹着鱼身吱吱冒响,鱼皮渐渐变得焦脆,柴火混着鱼油的香气,顺着房梁直往人鼻子里钻。

要说最金贵的,还得是母亲腌在土陶坛里的宝贝,煮鱼更是离不开的酸菜。轻轻拧开坛盖,坛沿水“咕嘟”冒几个泡,酸香的气息“轰”地炸开。母亲眨眼就把皱巴巴的泡酸萝卜、琥珀色的泡姜、红艳艳的泡海椒抓了些出来。父亲抄起菜刀“咚咚咚”切成滚刀块,案板上溅起的水珠都带着酸香。这些在坛子里腌了大半年的家伙,就是酸菜鱼的主心骨。

铁锅里煎得金黄的鱼在沸水里打着转,酸菜“哗啦”一下全扑进去,干辣椒也跟着在水面翻跟头。父亲瞅我烧火不利索,往灶膛塞进硬柴,火苗“呼”地蹿起来舔着锅底。咕嘟咕嘟的声响里,鱼肉的鲜、酸菜的酸、柴火的香,裹着白汽在灶屋里缠成一团。我蹲在灶台边,看父亲用长勺撇浮沫,灶火把他脸映得通红,汗珠顺着皱纹滚进衣领,他却浑然不觉。

饭桌上搪瓷盆热气腾腾。祖父和父亲各倒上二两包谷酒,慢悠悠地挑着鱼刺,滋溜一口酒,再夹一筷子鱼肉。我和老弟可没这耐性,扒开鱼刺就往嘴里塞。父亲总说吃鱼聪明,我想着多吃点,下回考试就能多考几分。有回被鱼刺卡住,喉咙火辣辣地疼,我硬是红着眼眶咽了下去。后来父亲还跟

人夸我:“我家么姑吃鱼凶得很,从来没卡到过!”他哪里晓得,我偷偷被卡过好几回。

雪白的鱼片吸饱了酸汤,一抿就化在嘴里。泡姜的辣、泡海椒的鲜,在舌尖上跳着踢踏舞。母亲一边笑我吃得相不雅相,一边往我碗里夹鱼。父亲自己却只挑鱼头鱼尾,笑眯眯地看我们抢得热闹。我最喜欢拿鱼汤泡饭,“呼噜呼噜”连干三大碗,抬头看见父亲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花。

后来我成了一名老师,住的高楼大厦里。超市冰柜里躺着包装精致的鱼片,货架上摆满各种酸菜鱼调料包。高档餐厅里,白瓷碗装的酸菜鱼看着漂亮,可我尝来尝去,总觉得少了些啥。那些鱼片切得方方正正,酸菜酸得寡淡,连汤都像是兑了水的。我才明白,缺的哪里是料,分明是父亲掌勺时灶火的温度,是一家人围坐时的笑闹声。

现在老家的泥灶早拆了,父亲也离世十多年。每到下雨天,我就盯着窗户发呆。恍惚间,又看见父亲披着蓑衣在田坎上忙活,听见铁锅里酸菜鱼咕嘟咕嘟的声响,闻到柴火混着酸菜的香气。这味道早就长在骨头缝里,成了我心里最暖和的念想。不管日子怎么变,父亲给的这份滋味,还有藏在鱼汤里的疼爱,永远都不会凉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大足第三中学校教师)



## 我曾在巴山听夜雨

(外一首)

□袁鸢

我出生在大巴山  
一个低矮处,虽名竹园  
却并没有多少竹子  
就连叫得出名字的树木  
也是零零星星

但这并不影响我  
在夜里,聆听雨声  
只是那时不知  
我用18年时间听到的  
正是巴山夜雨

直到有一天走出故乡  
才从书里知道  
故乡落下的雨  
原来每一滴  
都有一个浪漫故事

其实我不屑于游戏文字  
只记得那声声细雨  
像极了母亲温柔的双手  
曾无数次  
轻轻哄我入睡

## 不是每一幢楼里都住着爱情

站在高处看楼群  
总有一些错觉产生  
高的很高,矮的  
却低如尘埃

这种视角上的偏差  
让我忽然心生疑虑  
每一幢高楼里,是否  
真的都住着爱情?

答案毋庸置疑  
那里边的同床异梦  
口是心非,以及哭哭啼啼  
早已与爱情背信弃义

烟火人间最常见的  
只有锅碗瓢盆  
偶尔的卿卿我我,更像  
庸俗生活里买了回奢侈品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我是一条鱼

(外一首)

□周润

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一条鱼  
整天在飘着云朵泡沫的空气里  
游来游去  
吐着所谓人类语言的泡泡  
就像我惊讶于鲑鱼逆流而上的  
执着时  
我也不懂它们之间说过什么  
但我知道  
它们之间一定说过什么

## 梨花落

她是开在春天的花蕾  
忽然之间零落枝头  
轻盈的身姿成为风要带走她的理由  
她不被允许成为春的独白  
轻轻踮起脚尖  
缓缓伸开双臂  
像曾经翩翩起舞过的春泥  
她要继续释放春的香气  
没有辩驳  
因为她自己也无法否认  
春天是五颜六色的  
(作者单位: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)

## 陪着孙娃度暑假

□罗涌

上幼儿园中班的孙子回石柱度假了。他是家里的小祖宗,再忙也得陪他玩儿。

第二天,他就拉着我进游戏厅“打玻璃瓶”,这是他最喜欢的游戏。他这个假期有明显进步,能攻到第十关了,让我都感到惊讶。

从超市回家,我忘了带钥匙。我们只好在小区门口等待进出的人。突然,孙子指着我说:“你这个老六!”我说我姓罗,不姓刘,他“哼”了一声说:“我说的是数字六。你真是老六!”

我就很不高兴了,以为孙子在哪里学了脏话,或者是他妈妈的南京方言俚语,在骂爷爷呢。可是回家之后,跟孙子看电视《桂圆子的童年》,里面就有这句话。我猛地明白,孙子说的“老六”,原来是少儿片的流行用语,看来我落伍了。

孙子最喜欢下“五子棋”。寒假我俩比赛过,我输多赢少。可是,这个假期我几乎就没赢过。我暗暗称奇,孙子跟他爸妈学了不少,棋技攀升,可以碾压爷爷。我们下了十盘,我盘盘输。孙子满脸高兴跟我说: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赢吗?”我回答“不知道”。他靠近我的耳朵说:“我会阵

法。”“阵法?什么阵法?”孙子便掰手指头说:“长枪阵、羽毛阵、乌龟阵、泡面阵、鲤鱼阵、薯条阵、裤衩阵……”“裤衩阵!啊……”他竟然自己在手机上学习阵法。我顿时无语。

此后,孙子开始抢我手机了,他要玩游戏。我知道孙子喜欢“奥特曼”,我特地收藏几款游戏在抖音里,随便玩,也不必理会。后来发现孙子好像着迷了,拿着手机不放。我就关掉手机流量。

可是孙子拿着手机依然玩得欢,直到卡机。我重启之后才发现,我的手机被游戏霸屏。“枪车对决”“贪吃蛇”“火柴人”“鼻涕虫”“和平狙击”等六十几款,好家伙,整齐摆放屏幕,没有一点空余。

孙子自然被我“制裁”了。没有手机玩,孙子开始识字读书。

我总以为,孙子还属于玩的年龄,即使识字写字,也就很随意,不强求他能学到什么。可是,孙子却要我考他一道数学题。我不假思索地出了“50加23”,孙子眉头一皱,很快回答上来。他用的心算,没动笔。而且嚷着要我出难一点的,别让100以内的加减法浪费时间。我连忙拟了几道题,他都答对了。

突然,孙子跟我说:“出一道乘法题试试。”我一愣,孙子还会乘法?于是随口说“8除以4”。孙子不假思索地作答。我

连考了几道题试探,发现孙子100以内的整数乘除,都能掐会算,用的还是心算。

这个假期,我被孙子征服。他长大了,我玩不过他。

看来,我老了,真是“老六”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## 行势

□丹心

“行势”这个词,外地人不一定听得懂,但川渝人恐怕都明白是啥子意思。

现在,来讲讲我的“行势”故事,它与重庆电视台栏目《渝乐耍大牌》有关。它的口号就是:“渝乐耍大牌,行势你就来。”

印象中《渝乐耍大牌》栏目开了很久。已辞世三年的母亲生前对我说:“那个还有点好耍。”她与弟弟住一起,我偶尔去看她,只要这节目到她就要守着看,还很专注。很遗憾,我和弟弟没注意到她的爱好,竟没陪她打过一次“斗地主”,想来她是多么希望两个儿子实打实地陪她“斗一把”啊。但一生只为孩子着想的我,从没提过这样的要求,甚至哪怕是暗示一下,又或许暗示过被我们忽略了。现在我偶尔看这个节目,想起这些,心里就懊悔无比……

对这个栏目的关注,始于今年。4月初无意中看到一个广告,《渝乐耍大牌》俱乐部江津店开业,要组织“竞技二打一地面赛”

(即“斗地主”)。2017年,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将“竞技二打一”纳入正式智力竞技体育项目之后。

“斗地主”我会,但打得不多。也参加过比赛,那只是以前单位工会搞的活动。现在闲下来了,去参加这种智力竞技体育活动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更主要的是,作为业余写作爱好者,体验生活,积累素材,也是难得的机会。

江津的比赛详情不赘,只说结果。经三轮各九副牌较量,我得一次第一名、一次第三名。虽离晋级还很远,但达成了去之前重在参与的愿望。

这次去,也较详细地了解了《渝乐耍大牌》的情况:2013年8月26日在重庆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开播;2017年起,节目收视屡创新高,至今仍保持重庆地区同时段在播节目收视第一、全国棋牌类节目收视前三的好成绩……这个节目为啥这样受欢迎?可能与它的趣味性、竞技性,以及可参与、可共情,能健

智、能忘忧有关。此外,看这个节目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,也花不了多少时间,很适合家务事多,且身体不太好、不宜久坐的老年人群。

不久,又看到一则比赛消息,地点在《渝乐耍大牌》上清寺俱乐部(本部)。这次不用长途跋涉,我立即报名,准备再次参加。

这次的战果和上次差不多,我得了一次第一名、两次第二名,虽仍没能晋级,但成绩有所提高,更主要是有了新的体会。比赛确实很考验人,你的计算力、记忆力、分析力、决策力、忍耐力等,都会受到挑战。

此次比赛也有个小插曲。有一桌第一把牌还没打完,就有人跳起来喊不打了。比赛中途,还有一桌,一言不合就中止了比赛。这让我对“牌品看人品”这句话,更多了些认同。

因此,要我说,“行势”也好,不“行势”也罢,德行好才是真的好!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